京劇

孔雀东南飛

歐陽予倩 編劇



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京　　劇

孔雀东南飛

歐陽予倩 編劇

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

前記

『孔雀东南飛』是我國魏晉時候不具作者姓名的一首有名的長詩，描寫一对在家長專制制度下犧牲的青年男女。这個戲根據原詩編成。故事梗概如下：

盧江小吏焦仲卿妻刘蘭芝，又賢淑又能幹，夫妻情好甚篤。仲卿的母親性情乖戾，蘭芝備遭虐待；仲卿卒被強逼休妻。臨別，仲卿誓不再娶，蘭芝誓不改嫁。

蘭芝回到娘家，她哥哥貪圖聘禮，假說仲卿已另訂婚，逼她嫁給某太守的公子，蘭芝堅拒無效。婚期的前夕，仲卿听到消息，趕到刘家，得和蘭芝在門外相見，彼此互訴衷情，决以死相信守。仲卿去後，蘭芝投水，仲卿也就在蘭芝墳前自縊而死。

这個劇本爲歐陽予倩先生舊作，一九五三年曾加以修訂。

本書根據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『京劇叢刊』本重排出版。

孔雀东南飛

第一場

焦母：（焦家客廳。焦母上）
（唱『四平調』）
清晨起免不了灑洗打掃，
这些事都应該媳婦操勞，
厨房內不見她哪裏去了！
天到这般時候怎麼还不見媳婦在厨房燒水，这小賤人既不在厨房，又不在織絹，她往哪裏去了？——蘭芝！蘭芝！

焦小妹：(丙)媽媽你叫嫂子作甚麼？

焦母：厨房还不會燒水，你嫂嫂往哪裏去了？

焦小妹：(丙)去挑水去了，我去找她來罷！
（上，接唱）
嫂嫂到井边去把水挑，可要去找？

焦小妹：（焦小妹欲出，焦母止之）
（接唱）有何吩咐，女也可操勞。

焦母：（接唱）不要，不要，我回房去了。
嫂嫂回來你教她快把水燒。
懶媳婦不听話便該休掉！
（焦母起立，欲入內。刘蘭芝挑水上，焦母的丫头春梅，緊隨入屏後）

焦小妹：嫂嫂來了。嫂嫂我來帮你挑罷！

刘蘭芝：多謝小妹，我挑得起。
（刘蘭芝見母親，叫一声，焦母不理。刘蘭芝挑水直入，焦母目送之）

焦小妹：（唱『四平調』）
我嫂嫂每日裏早晚操勞，

叫母親休管閒事免得煩惱，
年老人也落得快樂逍遙，快樂
逍遥。

焦　母：（回身坐下）娶着这樣的媳婦，
怎不教我煩惱啊！

（刘蘭芝上）

刘蘭芝：（唱『四平調』）

到厨房趕快去把火生好，
抽片刻趕織絹不敢辭勞。
看婆婆坐堂前面色不好，
又不知爲甚麼怒上眉梢！

（刘蘭芝正待織絹，焦母叫住她）

焦　母：蘭芝！

刘蘭芝：婆婆。

焦　母：你的絹織好了幾疋？

刘蘭芝：織好了三疋。

焦小妹：嫂子眞是織的又快又好。

焦　母：（对焦小妹）多口！——蘭芝，我教你三天織好五疋，你只織好三疋，还欠我兩疋，你想怎麼樣？

刘蘭芝：只因爲媳婦生了兩日病，不曾趕起，請婆婆原諒。

焦　母：哼！裝病我也会！

焦小妹：嫂子是眞的病了。

焦　母：（怒对小妹）一天到晚就是病。

刘蘭芝：待媳婦慢慢趕起就是。

焦　母：唉！你家丈夫辛苦在外，养家活口，十分不易，作媳婦的也不要太过偷懶。

刘蘭芝：媳婦記下了。（正要織絹）

焦　母：蘭芝！適才你去挑水，去了半日，爲何回來甚晚？

刘蘭芝：（含笑）適才去井边挑水，看見春梅与鄰家的女兒在溝边玩耍，失足跌在溝中，媳婦帮她換了衣服，故爾回晚。

焦　母：（登時發怒）啊！春梅这小賤人竟敢偷偷出去玩耍，跌在溝裏还

要少奶奶來換衣服，那还了得！

焦小妹：这都是小事用不着生氣的。

（春梅自屏後衝出）

春　梅：少奶奶，剛才我分明是在那裏晒衣裳，並沒有和人玩耍。少奶奶寃枉人的！

刘蘭芝：这这……

焦小妹：春梅，你这是甚麼樣子！

（春梅不斷地喊寃枉）

焦　母：吵吵吵！（指着春梅和蘭芝）你們兩個人都是欢喜这樣吵！（对春梅）还不跪下！

（春梅不跪）

焦小妹：老太太教你跪下！

焦　母：跪下！

春　梅：（扭扭揑揑跪下）跪下就跪下。

焦　母：（对蘭芝）少奶奶，我这個丫头，实在不懂規矩；我年紀大了，沒有氣力，这裏有拐杖一枝，拜託你，請你与我着实的打，活活將她打死！

刘蘭芝：（往後退）婆婆……（不知所以，進退兩难）

焦　母：你不肯代勞，我只好自己來打。

（焦母舉杖打春梅，焦小妹攔阻）

焦小妹：（对春梅）还不滾下去！

春　梅：少奶奶寃枉我，我等少奶奶把我打死！

焦小妹：你再不走眞的打了。（順手接过焦母的拐杖裝出眞要打的樣子）

春　梅：（見小妹眞打，馬上便走）寃枉我还要打我。（哭下）

焦　母：唉！老了，只有这一個丫头，还容不下，从今以後我只好自己來操作了。

（唱西皮搖板）

一個丫头也容不了，
我只好自己來操勞。

焦小妹：哎呀！媽媽眞是……

刘蘭芝：婆婆呀！

（唱搖板）

只怪媳婦說錯了，

还望婆婆把我饒！

焦　母：算了算了！不要多說，織紉去罷！

刘蘭芝：遵命。

焦小妹：好了，母親也不要生氣了。

焦　母：（对小妹）可嘆你父去世太早，我孤孤單單將你兄妹守大，我也是個命苦的人啊！（焦母一抬眼看見蘭芝头上戴了一朵紅花）喂，你看你嫂嫂头上的鮮花眞是好看！

刘蘭芝：適才在井边看見此花開了，隨便摘來戴上的。

焦　母：（对着蘭芝作欣賞狀）漂亮，瀟洒，風流。

刘蘭芝：（把头深深地低下）……

焦小妹：啊，是了。哥哥今天不是回家嗎！

焦　母：啊！怪不得……（冷笑）挑水就挑水，又要去看花，絹又織不好，就是一天到晚講打扮；唉，可惜我們这樣人家，享不起这樣的清福。

（刘蘭芝窘極，偷偷的把花摘下）

焦小妹：媽也眞欢喜管閒事！

刘蘭芝：呀！

（唱搖板）

老婆婆說的話尖刀一樣，

一句句都教我痛苦难当。

不打扮她說我裝模作樣，

左也难右也难我無限悽惶！

焦　母：蘭芝。

刘蘭芝：婆婆。

焦　母：你丈夫在外奔波勞碌，今日回家，你去多作幾樣菜，去罷！

刘蘭芝：是。

焦　母：（一眼看見蘭芝头上沒有紅花）轉來！你头上的紅花哪裏去了？

刘蘭芝：（惶惑）恐怕是掉了。

焦　母：掉了？你分明是取下了的。賢德的媳婦啊！我沒有說甚麼。我說你漂亮好看还不好嗎！你何苦与我嘔氣呢？我是個苦命的糊塗老太婆，賢德的媳婦你就原諒我罷！

刘蘭芝：媳婦不敢。

焦小妹：嫂子怎麼敢和媽媽嘔氣，您想过她罷！

焦　母：好好好，又是我的不对，去罷！去罷！

（刘蘭芝只好無言走去）

焦　母：（又叫住蘭芝）蘭芝！

刘蘭芝：（回身）婆婆！

焦　母：少時我的兒子仲卿回來，請你在言語之中為我留一點餘地啊！

刘蘭芝：（实在是委屈的忍不住了）婆婆，媳婦有罪情願領罪，請婆婆責罰媳婦罷！（跪下）

焦　母：哎呀，折磨死我了！我沒有說甚麼，何必如此？你还是責罰我罷！

焦小妹：嫂嫂趕快起來罷！这樣反而会教母親生氣。（攙蘭芝）

（刘蘭芝也就只好站起來）

焦　母：我哪裏敢生氣！

焦小妹：（对內一望）喲！厨房裏水開了，嫂嫂还不快去！

（刘蘭芝低头泣下，焦母目送之）

焦　母：狐狸精！掃帚精！裝瘋賣俏迷男人。一定把她休了去才稱我的心。（咬着牙把拐杖一頓，打了自己的脚）

焦小妹：媽媽你為甚麼对嫂嫂这樣？

焦　母：我本來就不喜欢她。替你哥哥說了好幾家，他都不要，一定要她，就被她迷的昏天黑地，我娶了個

媳婦就失了個兒子，那还了得！
况且，以前她的身体很好，如今
一天到晚就是裝病，我怕她不能
养兒子，不能織絹，还要貼与她
一副棺才。我一定休了她！

焦小妹：休了嫂嫂，恐怕不容易再找到这樣孝順的媳婦罷。

焦　母：你是我親生的女兒，不要再替外人說話。你秦家表姐羅敷我倒是看上她了，她才眞是我的好媳婦啊！

焦小妹：表姐麼？

焦　母：你不要說起，我自有办法。你今後要敢再替外人說話，我就打斷了你的腿！

焦小妹：（微哂；凝思；搖头）……

秦羅敷：㈥走呀！
（上唱西皮搖板）
至親骨肉常來往，
每逢佳節应酬忙，
一路行來秋風爽，
且見姨母叙家常。
姨母！表妹！

焦小妹：表姐！

焦　母：哎呀，宝貝你來了！你母親怎麼不來？

秦羅敷：我母親近幾天有些不舒服。

焦　母：不要緊罷？

秦羅敷：就是有些氣痛。

焦　母：哎呀，你母親那樣好的福氣，也会氣痛？

秦羅敷：嫂嫂呢？

焦　母：現在厨房做飯，少時就会出來。

焦小妹：嫂嫂，表姐來了。

秦羅敷：表哥怎麼还不會回來？

焦　母：大約就要到了。

秦羅敷：母親知道表哥要回家來，恰好今天又是表嫂的生日，自己身子不好，特地命我來与姨母叩头，与表哥表嫂拜壽。

焦　母：眞不敢当，生受了啊！

秦羅敷：姨母請上受我一拜！

（秦羅敷对焦母下拜，刘蘭芝陪上）

刘蘭芝：表姐！

秦羅敷：恭喜嫂嫂！

（刘蘭芝，秦羅敷对拜）

焦仲卿：（內）馬來！

（上，唱流水）

只爲謀生久在外，
好容易告假回家來，
只望老母多安泰，
望見家門我笑顏開！（下馬，進門，大家欢躍）

焦仲卿：母親！

焦小妹：哥哥！

焦　母：我兒！

秦羅敷：表兄！

刘蘭芝：官人！（微笑）

焦仲卿：母親請上受我一拜。（拜）兒久離膝下，少奉甘旨，恕孩兒不孝之罪。

焦　母：生受你了。

秦羅敷：我給表哥道喜！

（焦仲卿看焦小妹，問好，又問秦羅敷好，看刘蘭芝）

焦　母：今日備得有酒，一家团聚。

焦仲卿：多謝母親。

焦　母：擺了上來！

（春梅托盤上，焦仲卿請焦母及秦羅敷入席，刘蘭芝斟酒）

秦羅敷：嫂嫂爲甚麼不一同坐下？

刘蘭芝：我厨房还有事。

焦仲卿：母親請！

（大家飲酒，唱一支曲子飲完）

秦羅敷：告辭了！

（唱搖板）

尊前飲罷延齡酒，
祝姨母福壽永無憂，
郊原漸晚歸家候，

表哥！

(接唱)莫辜負家園去覓封侯。(下)

(焦母命仲卿送秦羅敷回去；蘭芝端盤子下；焦母和小妹留在場上)

焦　母：这才是我的好媳婦嘛。(指秦羅敷)

第二場

焦仲卿：(焦仲卿拉刘蘭芝上)

(唱『吹腔』)

会少離多每自傷，
久別回家喜洋洋。
有許多話兒要对你講，
不說相思也叙一叙家常。

焦仲卿：蘭芝你來呀。

刘蘭芝：(溫婉地)我还有事呢。

焦仲卿：有事明天再做。(拉刘蘭芝同坐)

刘蘭芝：婆婆要生氣的。

(焦仲卿站起來与刘蘭芝走到台前，望着刘蘭芝)

刘蘭芝：怎麼不認識！(微笑)

焦仲卿：是啊，我此次回家，看你的面色好像是憔悴多了。

刘蘭芝：沒有甚麼。

焦仲卿：你有病嗎？

刘蘭芝：沒有生病。

焦仲卿：是不是母親又生氣了？

刘蘭芝：母親这一向还好。

焦仲卿：我回家來了，母親也会高興一些。

刘蘭芝：(含笑點头)是啊，母親時常念你。

焦仲卿：蘭芝，你猜我这次能在家中住幾天？

刘蘭芝：十天？

焦仲卿：不止。

刘蘭芝：半月？

焦仲卿：还不止。

刘蘭芝：怎麼你告了長假不成？

焦仲卿：不是啊，大老爺見我办事勤謹，賞了我一個月的假。蘭芝，我要与你欢欢喜喜，痛痛快快，相聚这一個月。

刘蘭芝：好容易回家一個月！

焦仲卿：是啊，一個月的時間不算長，但是像我这樣謀生在外之入，一個月的假也就不算短，只是撇你在家，你太辛苦。

刘蘭芝：千万不要这樣說，你在外面才眞是辛苦。

焦仲卿：蘭芝。（拉刘蘭芝手）常言道：『久别勝新婚』。我們要珍重这千金一刻啊。

（唱『吹腔』）

貧賤夫妻受折磨，

相見日少離别多。

刘蘭芝：（接唱）相思相望青春过，

焦仲卿
刘蘭芝：（合唱）好比牛女隔銀河。

（焦仲卿上前抱刘蘭芝，刘蘭芝回头望一望推開他）

焦仲卿：怕甚麼，我們是恩愛夫妻，又不是偸情密約。

（春梅在窗外一声怪笑，焦仲卿怒）

焦仲卿：这才眞叫豈有此理。

（焦仲卿想衝出去，刘蘭芝拉住他）

刘蘭芝：你回來，不要鹵莽。

焦仲卿：我要管教管教这壞丫头。

刘蘭芝：算了，不要去罷！（拉焦仲卿回來，設法把話岔開）坐下坐下——你方才不是說有話对我講麼？你不是說要珍重这千金一刻的時間麼？

焦仲卿：好，算了罷。（一眼看見箜篌㊀）蘭芝，許久不听你彈箜篌，彈一曲罷。

刘蘭芝：晚上不要彈罷。

焦仲卿：爲甚麼？（取下箜篌）你看这上面，沾滿了塵土，可見你許久不曾彈过，我好容易回得家來，难道你不願爲我彈一曲麼？

刘蘭芝：夜晚不要驚動婆婆。

焦仲卿：母親生氣由我担戴。

刘蘭芝：还是不要彈罷。我还要前去織絹。

焦仲卿：今天晚上不要織絹了。

刘蘭芝：（想一想）也罷，我陪你下盤棋罷。

焦仲卿：好，我們下棋。只是先要說明：輸了怎麼樣？

刘蘭芝：輸了打手心。

焦仲卿：好，我輸了，你打我手心，你輸了呢？

刘蘭芝：我輸了就去織絹。

焦仲卿：你要是輸了就爲我彈一曲箜篌。

（刘蘭芝似肯不肯地微笑）

焦仲卿：我看你是賴不掉的了。

（刘蘭芝搬棋盤）

焦仲卿：（唱『吹腔』）

大好時光莫空过，

刘蘭芝：（接唱）就只怕平地起風波。

（焦小妹暗上）

焦小妹：哎呀，哥哥嫂嫂下棋呀！

刘蘭芝：小妹請坐。

焦小妹：母親教我來跟嫂子学箜篌呢。

刘蘭芝：（自語）母親忽然教小妹來学箜篌，这是何故？

焦仲卿：好極了，你看母親都叫你彈，你还有何話說。

焦小妹：不知嫂嫂肯不肯教呢？

刘蘭芝：就怕我彈得不好。

焦仲卿：你且先彈一曲，讓我听过便知好壞。

焦小妹：可是哥哥，母親有話問你，叫你前去。

焦仲卿：听完一曲，馬上就去。

刘蘭芝：母親喚你，怎好遲慢。

焦小妹：哥哥还是快去罷，免得母親生氣。

焦仲卿：如此我去去就來。（下）

焦小妹：嫂嫂啊！
（唱『吹腔』）
哥哥与你眞恩愛，
这也是前世修得來，
你治家勤儉能忍耐，
必定是琴瑟永和諧。

（焦小妹拿箜篌撥弄，刘蘭芝不安的樣子）

焦小妹：嫂嫂來彈罷。
（刘蘭芝強笑坐下）

第三場

（焦母拉焦仲卿手走出；焦仲卿執灯）

焦　母：（唱『吹腔』）
我兒出外爲謀生，
每日終朝盼歸程，
今日得見我兒面，
喜在眉头笑在心。（与焦仲卿分坐）
兒啊！你在外面可知道爲娘每日在思念你？

焦仲卿：孩兒知道，孩兒經常思念母親。

焦　母：你可知道我在家中好苦啊！

焦仲卿：母親的辛苦孩兒時常記在心下。

焦　母：你可能想個法子教我不受苦呢？

焦仲卿：孩兒必定努力作人，等到功名上進，教母親也好享幾年清福。

焦　母：不是那樣的說法。我是說你的媳婦太教我过不去了，倘若有個好媳婦，我又何至於这樣的煩惱呢！

焦仲卿：（自語）哎呀！我母親又提起蘭芝來了。——啊，母親，蘭芝有甚麼不懂事的地方，还望母親多加教訓。

焦　母：教訓不好也是枉然！

焦仲卿：蘭芝到底有些甚麼壞处呢？

焦　母：她是又刁、又壞、又懶、又尖、又刻薄，背地裏說我罵我还咒我死呢！我若能早死倒也不錯，偏偏我又不死，又在世上活受罪！兒啊，你看教我如何是好？

焦仲卿：我想蘭芝不会壞到这個樣兒。

焦　母：你不在家怎麼知道。

焦仲卿：兒在家中一點也看不出來。

焦　母：你还不知道她是個狐狸精麼？你在家中的時節她假意殷勤，裝成孝順；等你一去，她便作起怪來。我从來不敢說她，她一來就是哭，二來就是鬧，鬧的連左鄰右舍都說我是個兇狠的婆婆，罵名万代。兒啊，我实在是受不住了，你讓我搬出去罷！

焦仲卿：母親你搬到哪裏去？

焦　母：我情願出去，与人家燒茶煮飯，掃地縫衣，作人家的佣人，如若不然我就流落街头作一個乞討的乞丐，斷送了这條老命也就完了！

焦仲卿：哎呀，母親你說哪裏話來！兒雖是不孝也还能养活母親，何至如此！

焦　母：我在家裏住不下去，又待如何？我先問你：你还是要我留在家中，还是要趕我出去？

焦仲卿：母親言重了！母親你老人家如此說話，孩兒罪該万死！

焦　母：老实对你說，你要留我在家，你就休了你的妻子！

焦仲卿：怎麼！教我休我妻麼？

焦　母：休了那忤逆不孝的媳婦！

焦仲卿：哎呀！母親啊！

（唱西皮搖板）

聞听此言如雷震，
教我怎捨結髮情！
蘭芝侍母本孝順，
可嘆她感動不了我偏心的娘親！

焦　母：再把衷腸对母論：
教兒休妻是万不能。
(接唱)我兒說話心好狠！
罵声仲卿是不孝的人！
你不休妻娘就走，
看你在世怎為人。

焦仲卿：(接唱)教我休妻心何忍！
將身跌跪地埃塵。
懇求母親再思忖！
母親啊！(跪)
懇求母親開大恩！

焦　母：(接唱)千言万語兒不听，
情願一死赴幽冥！
我夫，夫主，你去世太早，留下我兒，寵妻滅母，教我怎樣再活得下去！你在陰曹地府快快帶我去罷！(作欲碰死狀)

焦仲卿：母親不必如此，孩兒遵命就是。——哎呀！天哪！(哭)

焦　母：夫啊！

第四場

(焦仲卿与刘蘭芝的臥房。刘蘭芝和焦小妹在場。焦小妹向刘蘭芝学箜篌，刘蘭芝且彈且唱，焦小妹漫和之)

刘蘭芝：(唱)春雲卷兮蒼蒼，
大河流兮茫茫，
各天涯兮一方，
我思君兮难忘！难忘！
我思君兮难忘，
各天涯兮一方，
登高阜兮相望，
盼音信兮斷腸！斷腸！

焦小妹：眞好，眞好！嫂子你眞聰明，眞能幹。你又会寫，又会算，又会織絹，又会裁衣，还彈得这樣好的箜篌，我眞欢喜你。

刘蘭芝：算不了甚麼。

焦小妹：我就学不会，你再教我好不好？

刘蘭芝：（點头）好，再來罷。

（繼續彈唱。她們正在彈唱的時候，焦仲卿走到窗外小立，悄悄走進去，站在她們的後面，望着；見她們正甚欢喜，不願意把突然的慘變去驚擾她們，他的臉色變得很难看）

（焦母的影子出現在窗外，她叫走小妹，意思要催促焦仲卿休妻）

焦　母：小妹出來！

（彈唱戛然而止）

焦小妹：唯！就來。

焦　母：不要再打擾你嫂嫂！

焦小妹：是，來了。

刘蘭芝：去罷。

焦小妹：嫂嫂明天見。我明天一定要学会它。

刘蘭芝：明天再彈罷。

（焦小妹轉身走向門口，正見焦仲卿。她一望焦仲卿的神氣，不覺驚異地叫一声『啊，哥哥！』焦仲卿似应非应，她便匆匆的走了。刘蘭芝感覺空氣有些嚴重，頗爲不安）

（焦母一見小妹，拉过去与之耳語；焦小妹大驚幾乎失声叫了出來；焦母用手勢制止，拉着小妹下）

（刘蘭芝走近焦仲卿，温存地問他）

刘蘭芝：郎君好容易請假回家，適才还是欢天喜地，忽然悶悶不樂，所爲何來？

焦仲卿：（長嘆）唉！

刘蘭芝：一路辛苦，休息了罷。

（焦仲卿搖头不語）

刘蘭芝：难道說在衙門裏受了太爺的責備？

（焦仲卿仍搖头不語）

刘蘭芝：到底有甚麼爲难的事情，郎君你講啊！
焦仲卿：唉！清官难斷家務事啊！
刘蘭芝：难道婆婆……又生了氣了麼？
焦仲卿：（叫头）娘子啊！
刘蘭芝：怎……麼？
焦仲卿：適才母親她說……要我送你回家！
刘蘭芝：但不知所爲何事？
焦仲卿：適才母親言道，你不是一個賢良的媳婦，要我早日送你回去。
刘蘭芝：怎麼！婆婆教你休妻麼？
焦仲卿：这是母親的意思。
刘蘭芝：你呢？
焦仲卿：娘子啊！
（唱西皮搖板）
我与你自幼本相愛，
青梅竹馬兩無猜。
你敦厚温柔多文采；
詩書織錦顯清才。
却只怪母親性情壞，
她逼我休妻理不該。
到如今也只有暫忍耐。
刘蘭芝：你說教我忍耐麼？自从嫁到你家，从無一事敢不順从婆婆——燒茶、煮飯、織絹、縫衣，清晨不敢晏起，夜晚不敢早眠，近十年來难道說忍耐得还不夠嗎？
焦仲卿：不是啊！
（唱搖板）
你我去求母親把成命收回。
我是想与你同去懇求母親，收回成命，你看如何？
刘蘭芝：婆婆早就有心將我休棄，替你另聘一房妻室，今日既已開口，必定不能收回成命；倘若此時前去求情，也只是自討無趣罷了！
焦仲卿：既然如此，我在廬江作事，我便帶你去往廬江。
刘蘭芝：怎麼，帶我去往廬江？

焦仲卿：到了廬江，借一兩間小房另立門戶，豈不是一舉兩得？

刘蘭芝：恐怕是兩敗俱傷。

焦仲卿：此話怎講？

刘蘭芝：你在衙中办事，薪水十分微薄，怎麼担得住兩处的開支？还有，倘若婆婆趕到廬江，你便又怎麼办？

（此時丫头悄悄走來偸听）

焦仲卿：这個……廬江既不能去，那就只有逃走！

刘蘭芝：逃走！

（丫头暗下）

焦仲卿：娘子啊！

（唱流水）

我与你逃出家門外，
此番一去不回來，
地闊天空眞自在，
从今不用鎖愁眉。
娘子快快收拾起！
我們就走！

刘蘭芝：郎君呀！

（唱搖板）

你要三思妥当安排。

郎君啊！前路茫茫逃往何处？親戚朋友到婆和小妹何以爲生？親戚朋友到处傳揚，駡你是寵妻滅母，忤逆不孝，你又何以自解？

焦仲卿：如此說來，我們是無路可走的了。焦仲卿，焦仲卿，你眞是個無用之輩啊！

（焦仲卿痛苦地伏桌上，刘蘭芝更痛苦；她站近焦仲卿，撫着他的左肩；半晌，她想着只好犧牲自己）

刘蘭芝：郎君不必爲难，就讓我回去罷。

（走向台右一張椅上坐下）

焦仲卿：（起身走向刘蘭芝）蘭芝啊！

（唱搖板）

蘭芝你把心放穩，

焦仲卿不作薄倖人。
我便今朝違母命，
決不讓你撇我行！（在刘蘭芝身旁坐下）

刘蘭芝：郎君哪！
（唱搖板）
婆婆主意早打定，
不讓我走万不能。
十年辛苦一身的病，
你家的媳婦难作人。
（焦仲卿撫刘蘭芝手，二人一同長嘆，沉默半晌，起更）

焦仲卿：（回憶）我們成婚的那晚，你也是坐在这張凳上，夜已深了，我催你去睡，你低着头佯睬不睬；我輕輕拉了你一下，你把身子扭过那边，头低了下去；我便坐在你的身旁，彼此相对無語，只听得譙樓上鼓打三更……

刘蘭芝：那時我偷偷地看了你一眼，你还在那裏發抖……

焦仲卿：新婚的甜蜜，如在目前，想不到今天……蘭芝！……

刘蘭芝：郎君！
（二人同哭。焦母暗上）

焦仲卿：（唱搖板）
都說姻緣前生定。

刘蘭芝：(接唱)爲甚麼辛苦像此生！

焦仲卿：(接唱)爲甚麼恩愛夫妻多不幸！

刘蘭芝：(接唱)只好說天地太無情！
（二人相抱）

焦　母：（在窗外）狐狸精不要再迷人了。
（焦仲卿聞声驚起，突然抬头，咬牙、悲憤、繞室徬徨）

焦仲卿：（唱搖板）
母親的心腸眞太狠！
強迫我夫妻兩離分。
看她这樣催逼緊，
活活要逼死我焦仲卿！（失望

地伏倒在桌子上）

（刘蘭芝愕然無語，焦母下）

刘蘭芝：（痛苦地沉默約三四秒鐘。唱『南梆子』）

到如今走上了絕望的路徑！
难道說眞是我生不逢辰！
爲甚麼作女子这樣的苦命？
爲甚麼作媳婦要受人的欺凌？
辜負了郎君他深厚的情分。

（取衣爲焦仲卿蓋在身上。四更）

想不到恩愛夫妻強逼離分！

想我出嫁的時候，如在目前。自从嫁到这裏，鮮花、首飾不能戴，娘家帶來的衣服也不敢穿。略爲打扮，婆婆便要責罵，今日被休回家，也要梳洗梳洗，嫁時衣服只好又穿了回去！

（接唱）我这裏強梳粧揭開明鏡。

（打開鏡奩，含淚插花。五更）

開箱奩穿起了舊日的衫裙。

（加上一件帔。雞叫，天漸明）

（接唱）听窗外雞声唱時光逼緊！

內：車來了！

（焦仲卿睜眼驚起，看刘蘭芝，拉着刘蘭芝的手）

焦仲卿：（唱西皮搖板）

我看她还就是初嫁的新人！
被逼迫休妻室我傷痛難忍。
叫一声賢德妻同体之人！
回家去你不必終朝煩悶，
焦仲卿对蘭芝永不變心。

（焦母暗上，焦小妹隨後上）

刘蘭芝：（接唱）叫郎君免悲傷保重要緊，
蘭芝女不負你愛我的深情！

焦　母：仲卿，車馬已齊，送她回去罷！

焦仲卿、刘蘭芝：（唱『哭头』）夫妻啊！（相持痛哭）

（焦仲卿無可奈何地扶刘蘭芝出

房，焦小妹含淚走向刘蘭芝，拉刘蘭芝手，依依不捨）

焦小妹：嫂嫂！

刘蘭芝：（長嘆）唉！

（念）当日初嫁時，

小妹妹始扶床；

今日回家去，

小妹妹如我長！

握手不忍别——

小妹！

焦小妹：嫂嫂！

焦　母：蘭芝去罷！

刘蘭芝：（放開焦小妹。念）

回首别高堂。

（刘蘭芝对焦母一礼（不跪）下，小妹隨下）

（焦仲卿想隨去，焦母用拐杖一攔，仲卿不顧，竟下。焦母茫然，怒目驚視）

第五場

（焦仲卿騎馬，馬慢慢走着，刘蘭芝坐車跟隨着上）

焦仲卿：（唱二黄搖板）

一路上只覺得天愁地慘！

压心头千般恨万种辛酸！

只道是作夫妻緣分不淺，

誰想到入世間如此艰难！

車　夫：相公，走得有點兒累了，在这兒歇会兒怎麼樣？

焦仲卿：也好，待我下馬。（下馬，走至車前攙扶刘蘭芝下車）娘子，在此歇息片刻再走。

車　夫：相公，我到那边歇一会兒，馬上就來。（自語）这樣年少的夫妻，遭了这樣的事情，讓他們多說幾句話兒罷。（下）

焦仲卿：蘭芝，你在我家受了許多委屈，

从來不曾对我言講，你總說是婆婆待你沒有甚麼，我知道你有說不出的苦处。今日我們生離死别，你有甚麼話都对我說了罷！

（刘蘭芝搖头不語）

焦仲卿：蘭芝，你在我家，爲着怕母親生氣，不敢高声說話，只是背人流淚。你來看，这裏四下無人，你有話只管說，要不然，你就放声痛哭一場，也散一散心中的悶氣！蘭芝，我可憐的妻啊！

（唱原板）

爲甚麼你对我無有話講？
停辛佇苦暗自悲傷！
我母親情性固執难違抗，
焦仲卿决不是負心郎。
你与我生離死别团圓無望，
爲甚麼不对我訴一訴衷腸？

（刘蘭芝低头飲泣無語）

焦仲卿：蘭芝，你來看，此地名叫鴛鴦橋，我与你成婚的那天，我騎着馬到你家迎接，就从此橋經过。这些年來，母親不讓你回家，我們也就許久不到此处，今日我送你到此橋边，蘭芝，教我怎生割捨啊！

（接唱）

行到了鴛鴦橋鴛鴦分散，
从今後你与我隔斷雲天！
嘆我們少年夫妻偏遭多难！
老人家掌握着生殺之权！
海可枯石可爛我心不變，
要將你永世裏記在心間。
叫蘭芝你是我知心良伴，
望你与我臨别一言，我賢德的妻呀！

刘蘭芝：（唱慢板）

叫郎君多謝你深情繾綣，
从何处表心中的万語千言！

（轉唱快三眼）

十三歲年幼小学会織絹，
十四歲学会了裁製衣衫；
十五歲学箜篌声情婉轉；
十六歲讀詩書文字成篇；
到你家作媳婦不敢怠慢，
總想是与郎君和好百年。
对婆婆尽孝心忠誠一片，
千辛万苦我从無有怨言。
每日三餐在厨下燒茶作飯，
清晨起到井边去把水担。
一家人鞋和襪由我製办，
衣裳也是我縫縺。
爲帮家用我养蠶織絹，
趕三天，織五疋，一連通宵不
得安眠。
爲家務顧不得身疲力倦，
累得我病上身瘦損了容顏。
總以爲尽孝心婆婆憐念，
想不到只落得玉損花殘！
望郎君多保重你千金之体無須
懷念，
我与你望再結來世之緣！

焦仲卿：蘭芝啊！
（唱搖板）
感謝你爲我家苦心慘澹！
可嘆你遭逼迫受尽了熬煎！
我母親她不能心回意轉，
我發誓忍受这一世孤單！
賢德的妻啊！

刘蘭芝：（接唱『哭头』）郎君啊！

（二人抱持不捨，天下起雨來，
二人不覺。車夫上）

車夫：哎呀，大雨來了！——相公，大
雨來了，我們走罷！（很同情他
們的樣子）

（刘蘭芝驚覚，輕輕推開焦仲
卿，上車。『水底魚』，焦仲卿
望着刘蘭芝，慢騰騰地上馬；車
夫推車前行，焦仲卿騎馬隨車行
走。起音樂，圓場）

焦仲卿：这……

刘蘭芝：（叫头）郎君啊！（刘蘭芝下車，焦仲卿下馬相就）前面就是我家門首，我家哥哥性情不好，你不必進去，你我就此分手罷！

焦仲卿：（呆了）……怎麼，就是这樣分手？

（焦仲卿緊緊抓住刘蘭芝的手，彼此都說不出話來，車夫輕輕嘆口氣，低头站在一旁。最後刘蘭芝决心推開焦仲卿）

刘蘭芝：郎君保重！（忍痛上車，下）

（焦仲卿呆望着，無声的哭泣，更覺悽涼。樂声悲憤，風雨交作）

第六場

（刘家花園。刘母坐窗前，刘蘭芝侍立，低头啜泣）

刘　母：兒啊，不要哭了！哭也沒有用处。只是你太懦弱，既不能得婆婆的欢心，又不能得丈夫的憐愛，你怎麼得了！

刘蘭芝：仲卿待孩兒十分的恩愛，这都是婆婆的不好。

刘　母：这也是你丈夫無用：你又沒有犯甚麼七出之條，爲甚麼他就听信他母親的話，將你休了回來？看起來这分明看你好欺負，看不起刘家人。我們刘家从來不曾失过这樣的体面，眞是氣死我也！

刘蘭芝：这都是女兒命苦，母親不要生氣罷。

（此時内有女子大声說話，这是刘蘭芝的嫂子）

内　：家裏多添了一個人，今日要多煮一升米！

刘蘭芝：母親，女兒回得家來，养蠶織絹，奉养母親，决不連累哥哥、嫂

嫂。

刘　母：我看还是另行改嫁爲好。

刘蘭芝：母親請寬恕孩兒，兒不願再作人家的媳婦了。

（唱二黄搖板）

孩兒早把心意定，

情願守寡不嫁人。

刘　母：兒啊！

（接唱）你婆婆休你心腸狠；

焦仲卿也是無情的人。

休怪爲娘說你蠢，

你不改嫁难爲生。

隨你去罷！（下）

刘蘭芝：呀！

（接唱）想不到親生的娘不加憐憫，

回娘家我也是难以爲人！

（哭）啊呀！（坐下）

（刘大和崔太守第三子同上）

刘　大：（念）公子來相親。

崔　三：（念）一心想美人。

刘　大：三公子，这就是我家，你且少待。

崔　三：使得。

刘　大：（上前兩步，看見刘蘭芝）哎呀，巧極了。公子，你來看，这就是我家的妹子。

崔　三：待我看來。

刘　大：（故意叫一声）妹子！

刘蘭芝：（正在發愁，听見叫声，一回头）哥哥！

崔　三：（笑）哈哈哈……

（刘蘭芝驚下）

刘　大：你看如何？

崔　三：要得。

刘　大：既是要得。

崔　三：一言爲定。

刘　大：聘礼幾時送來？

崔　三：馬上送來。

刘　大：講好的數目不能缺少。

崔　三：數目有差，你扣住妹子。

刘　大：至親好友，求現不賒。

（二人同笑）

崔三：告辭了。

刘大：恕不遠送。

（崔三下）

刘大：有請母親、妹子！

刘母：(內)我兒隨我來！

（刘母、刘蘭芝上）

刘母：何事？

刘大：恭喜母親，恭喜妹子！

刘母：喜从何來？

刘大：啓稟母親：適才太守的三公子久聞妹子的才貌，前來相親，一見之下十分滿意；聘礼三千，馬上送到，豈不是大喜！

刘母：这也罷了。

刘蘭芝：哎呀，母親哪！女兒誓不再嫁，人家的聘礼教他不要送來罷。

刘大：妹子說哪裏話來？那焦家老狗十分可恨，焦仲卿那小奴才是甚麼東西！他不过是一個小小的書吏，竟敢無故休妻，另聘了妻室，看不起我刘家的子女。

（刘蘭芝搖头不語）

刘大：你不必搖头，我打听得千真万確，他要另娶。如今我把你嫁給太守的三公子，豈不勝強十倍？一來可以爭回我們刘家的面子；二來我要活活地氣死那混賬的焦仲卿。

刘蘭芝：妹子心意已定，決不改嫁。

刘母：但不知那公子他的人品如何？

刘大：說起他的人品啊：他的眉清目秀，相貌堂堂；言談文雅，舉止大方；風流瀟洒，富麗堂皇；秉性忠厚，心地純良；詩詞歌賦，滿腹文章；真是人間少有，地上無双；愧煞多才的宋玉，氣死美貌的潘郎。妹子嫁去，真是郎才女貌，福祿鴛鴦，天作之合，五世其昌。句句真情实話，不敢欺

騙老娘。

刘　母：这也罷了。

刘蘭芝：母親哪！

（唱搖板）

我与焦郎盟誓定，

寧死不肯嫁旁人。

刘　大：妹子！女人家一定要懂得三从四德。三从者三从也。孔子說：『在家从父，父死从兄。』

刘蘭芝：我不會听过。

刘　大：我是一家之主，如今米已成飯，木已成舟，你肯也要嫁，不肯也要嫁，你反抗家長那还了得！

（外叫：『聘礼到』，鼓樂大作，四家人送聘礼上。刘母、刘大迎接；刘蘭芝怒下）

刘　大：請这裏來！

（礼品送到裏面，刘母隨着進去；四家人出，鄰居數人上；四家人下）

鄰　居：恭喜恭喜！

刘　大：不敢当，請裏面用酒！

（鄰居入內，笑声盈耳，灯光轉暗）

刘蘭芝：（內唱反二黃倒板）

与郎君分别後兩下牽掛。

（上，接唱『廻龍』）

我一身难自主被遣回家！

（接唱原板）

作媳婦供使喚有如牛馬，

吞着声忍着淚苦度年華！

实难忘度良宵灯前月下，

实难忘小園中种竹移花。

好夫妻惡姻緣鴛鴦浪打，

一霎時他与我遠隔天涯！

嘆母兄不見諒逼我改嫁，

海可枯石可爛我不忘他！

（馬鈴声由遠而近）

刘蘭芝：呀！

（唱二黃搖板）

听鈴声分明是焦郎馬，
这時候爲何事來到我家？
我这裏且等他滴水簷下，
（焦仲卿暗上，四面張望，看見刘蘭芝）

焦仲卿：（叫）呀！这不是蘭芝麽？

刘蘭芝：呀！
(接唱)見郎君不由我心亂如麻！
郎君！
（焦仲卿、刘蘭芝相抱）

刘蘭芝：这不是作夢麽？

焦仲卿：蘭芝啊！
（唱搖板）
听人說你明朝就要改嫁。

刘蘭芝：(接唱)听說是你早已另聘了人家。

焦仲卿：(接唱)这都是小人的話句句是假。

刘蘭芝：(接唱)我怎肯辜負你另抱琵琶。
叫郎君！——

焦仲卿：(接唱)苦命的妻呀！
（裏面打灯尋刘蘭芝，刘大、刘母同時叫）

刘大：（內叫）蘭芝！

刘母：（內叫）蘭芝，到哪裏去了？

刘蘭芝：我家哥哥尋我來了！
（刘蘭芝回头对內一望，再回过去，焦仲卿湊上擁抱）

焦仲卿：事到如今，只有一死！

刘蘭芝：我与你同生同死！（相抱）
（刘蘭芝送焦仲卿下）

刘大：（上，尋找）蘭芝！妹妹！她到哪裏去了？（轉身入內）
（起音樂。刘蘭芝低头走出來，窗外灯光熄滅，隱隱听得室內賓客欢笑的声音）

刘蘭芝：这是我的生死關头到了。
(念)不幸生爲女子身，
落花飛絮總飄零。
國有君王家有主，
造出無窮枉死人！
心中恨，恨难平，

有誰知我此時情！（走向池边）
秋水一池清到底，
也罷！
憑它葬我斷腸人！（縱身跳入池內，一隻鞋落池外）
（刘蘭芝跳水声、笛声、風声、宿鳥驚飛声。刘大从裏面驚叫『蘭芝！』）

第七場

（焦母上）

焦　母：㊀年老無夫心無主，
还須多爲女兒忙。
媳婦不稱我心，將她休了回去，意欲把姨姪女羅敷配与仲卿。只是仲卿不願另娶，因此想把羅敷接到家裏小住數日，使他二人多多親近，也好教仲卿回心轉意，已經命人接她去了，怎麼还不見到來？

秦羅敷：㊁走呀！

（秦羅敷乘車上）

秦羅敷：（唱西皮搖板）
姨母接我來玩耍，
今日还須早还家。（下車）
姨母！

焦　母：哎呀，羅敷，你眞的來了！

秦羅敷：姨母你好！

焦　母：我好，你母親好！

秦羅敷：好，母親拜上你老人家。

焦　母：多謝你母親掛念。

（焦小妹从秦羅敷後面暗上；焦小妹站在秦羅敷後面，羅敷不知道）

秦羅敷：姨母叫我前來，有何吩咐？

焦　母：我時常想你，接你來住幾日。

焦小妹：姐姐。

秦羅敷：哎呀！妹妹你好！

焦小妹：我好。

秦羅敷：嫂嫂呢？

焦　母：她回家去了。

焦小妹：媽媽把她休了。

焦　母：啐！不要多口！

秦羅敷：表嫂那樣一個賢德媳婦，怎麼会把她休了？

焦　母：你那表嫂眞是又醜、又笨、又偷懶、說不上賢德。

秦羅敷：我那表嫂她才是又美麗、又聰明、又勤儉，那樣的好媳婦眞难得啊！

焦　母：她是好是壞不去管她，也是她自己要走，她走了也就不說了。还是你來陪陪我罷！

秦羅敷：我來陪姨媽，一天到晚会惹姨媽生氣。

焦　母：哪裏的話。

秦羅敷：我的人又笨，又多嘴，母親常常討厭我呢。

焦　母：我就最愛听你說話。

秦羅敷：我母親就常常罵我，說我講起話來，劈哩拍啦好像打算盤，倘若衝撞了你老人家那还了得！

焦　母：我要是有你这樣一個会打算盤的媳婦就好了。

焦小妹：媽媽就是要你來陪伴哥哥，你願意不願意啊？

焦　母：唔！

秦羅敷：作你老人家的媳婦？那眞是折磨死人了！

焦　母：哪個折磨你？

秦羅敷：不是啊。我是說你老人家福氣大，名氣大；我自問福薄，怕折磨了我自己。

焦　母：唉，我有甚麼名氣？（有點不自在）

秦羅敷：個個都說你老人家好，說你老人家賢德，將來好媳婦会一個個送上門來。哎呀，天色不早，我要回去了！

焦　母：怎麼这樣心急？

秦羅敷：下次再來罷。

焦　母：哎呀，眞留不住你，明日我向你母親來要你啊！

秦羅敷：告辭了！

（唱搖板）

姨母对我眞妄想，

羅敷自己有主張。

从今与她少來往。

（焦仲卿暗上，喪魂失魄的樣子，秦羅敷一見驚駭）

秦羅敷：表哥你好！

焦仲卿：哼！

焦　母：羅敷，你劝慰你表哥幾句罷。

秦羅敷：姨母，还是你体諒表哥一些罷！

（接唱）急忙走出这是非場。（下）

（刘大『水底魚』急上，手裏拿把短刀，一把揪住焦仲卿；焦母、焦小妹大驚）

刘　大：焦仲卿，今日我要你的命！

焦仲卿：（毫無反应的樣子）要命拿了去！

刘　大：你將我的妹妹逼死，你还有何話說？

焦仲卿：怎麼！蘭芝她死了？

刘　大：难道还有假的不成！

焦仲卿：現在何处？

刘　大：葬在西山。

焦仲卿：你閃開了！（用力將刘大推倒，急下）

（焦母高叫『仲卿！』，焦小妹叫『哥哥！』，去追焦仲卿，刘大擋住焦母）

刘　大：你这老虔婆逼死人命，趕快賠我的妹子來！（推焦母）

焦　母：（大驚）哎呀！（跌倒）

第八場

（墳地。——深秋。荒林。枯樹

（黃葉襯着灰暗的天空。纍纍荒塚間，有刘蘭芝的新墳）
（一個葬坟的老头張不才，拿着一把鋤头走过來）

張不才：（念）世間万事如流水，
舊去新來不斷忙，
大家休走回头路，
切莫抄襲舊文章！

老漢，張不才。專以掩埋死者，修理坟墓爲生。到此已是焦家娘子的新坟。老漢念她死的好慘，多替她加上幾鋤黃土，教她入土爲安。焦娘子，焦娘子，你好命苦啊！

（唱）世路茫茫恨滿懷，
万苦千辛總难挨，
可憐賢孝多才女，
黃土堆中一例埋。（補墳）

（焦仲卿上）

焦仲卿：老丈，这是焦家娘子的新坟麼？

張不才：正是。

焦仲卿：（对着墳叫）蘭芝，我那賢德的賢妻啊！你死了！你当眞的死了麼？哎呀！

（焦仲卿哭倒坟前。張不才搖头長嘆，慢慢地走下）

焦仲卿：（唱反西皮倒板）
見坟台不由得万念灰冷！
（叫头）蘭芝，我妻，我那賢德的妻啊！
（接唱反西皮二六）
心傷腸斷血淚飄零，
我愛你有的是高潔的品性；
我愛你美麗又聰明。
到我家对婆婆十分孝順，
治家理務勞苦辛勤。
夫妻二人相愛敬，
泰山高，海水深，也比不上你我之間伉儷的恩情。
实指望同偕得到老，

想不到狂風暴雨喪了殘生。

到如今我叫你你不应，你不应，我的愛妻啊！

我与你同赴幽冥永不分！

叫一声蘭芝我愛妻！你爲甚麽嫁在这樣的人家裏？像你本來不会死，也不应該死；却緣何兩下永分飛！蘭芝，活轉來罷！我不信春天不会到來，我不信冬天不会过去。蘭芝！草等着就要變綠；花等着就要上枝！百鳥等你來歌唱；蝴蝶、蜜蜂等着你來飛翔；我的命等待着你來搭救啊！蘭芝！活轉來罷！

（焦仲卿伏到坟前，轉暗。台上由蕭瑟的冬景變爲美麗的春景，新綠滿樹，鳥語花香，蜜蜂嗡嗡的声音隱隱構成合唱。刘蘭芝的坟變成花叢。刘蘭芝宛宛从花中升起，飄然而出。焦仲卿驚喜，刘蘭芝欣然相就。蜂蝶一齊飛舞）

焦仲卿：蘭芝，你果然不曾死？

刘蘭芝：我本來不曾死。

焦仲卿：如今是春天了！

刘蘭芝：这就好了！

焦仲卿：我們逍遙自在了！

刘蘭芝：你看东風送暖，

焦仲卿：百花盛開，

刘蘭芝：好一片春景也！

焦仲卿：（唱西皮原板）

喜郊原百花放春風送暖。

刘蘭芝：（接唱）对良辰与美景兩意纏綿。

焦仲卿：（接唱）我与你原本是神仙美眷。

刘蘭芝：（接唱）心相印意相連妬煞神仙。

焦仲卿：（接唱）从今後（蜂蝶舞）再不管蜂愁蝶怨。

刘蘭芝：（接唱）花長好（花枝搖曳）也不被風雨摧殘。

千万年天地變眞情不變。

焦仲卿：（接唱）有眞情抵得住恨海狂瀾。

刘蘭芝：（接唱）倚着情郎（轉二六）並肩看，

如此春光畫也难！
美艷的晴日送温暖，
百花爲我開笑顏。
鳥声爲我千种囀，
蜂蝶爲我舞翩躚。
得与情郎偕繾綣，
永作鴛鴦不羨仙！

（二人唱着，看着，走上台階。盛大的音樂。舞台上的光變得十分的美麗，孔雀一双開屏，二人樂極擁抱，忽然台後焦仲卿之母發出顫音。焦仲卿与刘蘭芝大驚變色）

焦　母：（內喊）仲卿啊！你快回來，你还有你的家呀！

焦仲卿：（念，果决地）这樣的家，我不要了！（抱緊蘭芝）

（暗轉。再開。春天的幻景全失。塞風悽厲，黃葉紛飛。焦仲卿呆立蘭芝坟旁，从腰間解下腰帶）

焦仲卿：（念）今生今世已無緣，
來世來生事渺然；
無端好景都成幻，
願与蘭芝地下眠。

蘭芝！我与你生生世世永不分離了！

（焦仲卿正把腰帶掛上一根樹枝，一陣秋風，樹枝搖動；枯草沙沙作响，山鳥哀鳴）

——劇　終——

㊀ 箜篌（ㄎㄨㄥ・ㄏㄡ）樂器名，似瑟而較小，用木撥彈之。

劇照說明：孔雀东南飛。高玉倩飾刘蘭芝，
江世玉飾焦仲卿。

京　劇

孔雀东南飛

歐陽予倩 編劇

*

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
北京前門區三里河大街10号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
營業部东打磨廠158号 電話（7）2887
電報掛号2887
印刷部三里河大街37号

*

總書号0193（戲字0139）787×1092 $\frac{1}{36}$ 印張 $1\frac{7}{8}$ 23,000字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印數 1—10,000册 定價一角二分